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第八

烏將軍一飯必酬　陳大郎三人重會

詩曰

每訝衣冠多盜賊，誰知盜賊有英豪。
試觀當日及時雨，千古流傳義氣高。

話說世人最怕的是個強盜二字，做個罵人惡語。不知道這也只見得一邊。若論起來，天下那一處沒有強盜？假如有一等做官的，悞國欺君，侵剝百姓，雖然官高祿厚，難道不是大盜？有一等做公子的，倚靠着父兄勢力，張牙舞爪，詐害鄉民，受投獻，窩贓私，無所不為，百姓不敢聲冤，官司不敢盤問，難道不是大盜？有

一等做舉人秀才的呼朋引類把持官府起滅詞訟每有將良善人家拆得烟飛星散的難道不是大盜只論衣冠中尚且如此何况做經紀客商做公門人役三百六十行中人儘有狠心狗行狠似强盜之人在內自不必說所以當時李涉博士遇着强盜有詩云

暮雨瀟瀟江上村　綠林豪客夜知聞
相逢何用藏名姓　世上于今半是君

這都是嘆笑世人的話世上如此之人就是至親切友尚且反面無情何况一飯之恩一面之識倒不如

水滸傳上說的人每每自稱好漢英雄偏要在綠林
中掙氣做出世人難到的事出來蓋爲這綠林中也
有一位無奈借此棲身的也有爲義氣上做了人借
此躲難的也有朝廷不用淪落江湖因而結聚的雖
然只是歹人多其間仗義疎財的到也儘有當年趙
禮讓肥反得粟米之贈張齊賢遇盜更多金帛之遺
都是古人實事且說近來蘇州有箇王生是箇百姓
人家父親王三郎商賈營生娶親李氏又有箇嬸母
楊氏却是孤孀無子的幾口兒一同搭住王生自幼
聰明乖覺嬸母甚是愛惜他不想年紀七八歲時父

姆兩口相繼而亡，後虧得這楊氏寡嬸光膺，就把王生養為己子，漸漸長成起來，轉眼間又是十八歲了，商賈事體，是件伶俐。一日楊氏對他說道，你如今年紀長大，豈可坐喫箱奩，我身邊有的家資，并你父親剩下的，儘勾營運，待我湊成千來兩，你到江湖上做些買賣，也是正經。王生欣然道，這个正是我們本等。楊氏就收拾起千金東西，交付與他。王生與一班為商的計議定了，說南京好做生意，先將幾百兩銀子，置了些蘇州貨物，揀了日子，僱下一隻長路的航船，行李包裹，多收拾停當，別了楊氏，起身到船埠了。舡

福利市，就便開船，一路無話，不則一日，早到京口，趁著東風過江，到了黃天蕩內，忽然起一陣攪風，滿江白浪掀天，不知把船打到一个甚麼去處，天色黑了，船上人擡頭一望，只見四下里多是蘆葦，前後並無第二隻客船，王生和那同船一班的人正在慌張，忽然蘆葦裏一聲鑼響，划出三四隻小船來，跳上船各有七八个人，一擁的跳過船來，王生等嚇做一塊，叩頭討饒，那夥人也不來和你說話，也不來害你性命，只把船中所有金銀貨物，盡數搬擄過船，叫聲聒噪，雙槳齊發，飛也似划將去了，滿船人驚得魂飛魄

散月聘戶呆王生不覺的大哭起來道我直如此命薄就與同行的商量道如今盤纏行李俱無了到南京何幹不如各自回家再作討較御咿嚶嘎了一會天色漸漸明了那時已自風平浪靜撥轉船頭望鎮江進發到了鎮江王生上岸往一个親眷人家借得幾錢銀子做盤費到了家中楊氏見他不久就回又且衣衫零亂面貌憂愁已自猜个八九了只見他走到面前唱得个喏便哭倒在地楊氏問他仔細他把上項事說了一遍楊氏慰安他道兒罷這也是你的命又不是你不老成花費了何須如此煩惱且安心在

家兩日再湊些本錢出去務要趁出前番的來便是王生道已後只在近處做些買賣罷不擔這樣干繫遠處去了楊氏道男子漢千里經商怎說這話住在家一月有餘又與人商量道楊州布好賣松江買了布到楊州就帶些銀子糴了米荳回來甚是有利楊氏又湊了幾百兩銀子與他到松江買了百來筒布獨自寫了一隻滿風梢的船身邊又帶了幾百兩糴米荳的銀子合了一个夥計擇日起行到了常州只見前邊來的船隻隻氣嘆口渴道擠壞了擠壞了忙問緣故說道無數糧船阻塞住丹陽路自青年舖

直到夔口、水淺不通買賣船、莫想得進、王生道、怎麼好、艄家道、難道、我們上前去、看他擠不成、打從孟河走、他娘罷、王生道、孟河路怕恍惚、船家道、擠得只是日裏行、何礙、不然、守得路通、知在何日、因遂依了船家、走孟河路、果然是天晴日白時節、出了孟河、方歡喜道、好了、好了、若在內河里、幾能掙得出來、正在快活間、只見船後頭水響、一隻三櫓八槳船、飛也似趕來、看看至近、一撓鉤搭住、十來个强人、手執快刀鐵尺、金剛圈、跳將過來、元來孟河過東去就是大海、日裏也有强盜的、惟有空船走得、今見是買賣船、又悔

王生濟人空有後福

氣恰好撞着了怎肯饒過盡情撇了去於船家手裏還奪着櫓一鐵尺打去船家拋櫓不及王生擬將之中把眼瞅去認得就是前日黃天蕩裡一班人王生口裏喊道大王前日受過你一番了今日如何又在此相遇我前世直如此少你的那強人內中一箇長大的說道果然如此饒他些做盤纏就把一个小小包裹撩將過來掉開了船一道烟反望前邊江裏去了王生只叫得苦拾起包裹打開看時還有十來兩零碎銀子在內噙着眼淚冷笑道且喜這番不要借盤纏僥倖僥倖就對船家說道誰料你是此路弄得

我如此回去了罷、船家道世情變了、白白打劫誰人
曉得只得轉回舊路到了家中楊氏見來得快又一
心驚王生淚汪汪地走到面前哭訴其故難得楊氏
是个大賢之人又服柔識人自道姪兒必有發跡之
日並無半點埋冤只是安慰他敎他守命再做道理
過得幾時楊氏又湊起銀子催他出去道兩番遇盜
多是命裏所招命該失財便是坐在家裏也有上門
打劫的不可因此兩番墮了家傳行業王生只是害
怕楊氏道姪兒疑心尋一个起課的問个吉凶討个
前路便是果然尋了一个先生到家接連占卜了幾

處做生意都是下卦、惟有南京是舊上上卦、又道不消到得南京、但往南京一路上去、自然斯文斯楙鬱、氏道我的兄、大膽天下去得、小心寸步難行、蘇州到南京、不上六七站路、許多客人往往來來、當初你父親、你叔叔都是走熟的路、你他是惱氣、偶然撞這兩遭盜、難道他們專守着你一个遭遭打劫不成、占上既好、只索放心前去、王生休言、仍舊打點動身、也是他前數注定、合當如此、正是

筒底東西命裡財、皆緣鬼使共神差、
強徒不是無因至、巧弄他們送福來、

王生行了兩日又到揚子江中此日一帆順風真个兩岸萬山如走馬直抵龍江關口然後天晚上岸不及了打點灣船他每是驚弓的鳥傍着一隻巡哨處船邊拴好了船自道萬分無事安心歇宿到得三更只聽得一聲鑼響火把齊明睡夢裡驚醒急睜眼睛又是一夥強人跳將過來照前搬个罄盡看自己船時不在原泊處所已移在大江濶處來了火中仔細看他們搶擄認得就是前兩番之人王生硬着膽扯住前日還他包裹這个長大的強盜跪下道大王小人只求一死大王道我等誓不傷人性命你去罷了

如何反來歪纏、王生哭道、大王不知、小人無父母、全虧得嬸娘重托、出來爲商、剛出來得三次、總是前世欠下大王的、三次都撞着大王奪了去、教我何面目見嬸娘、也那裡得許多銀子還他、就是大王不殺我時、也要跳在江中死了、決難回去再見嬸娘之面了、說得傷心大哭不住、那大王是个有義氣的、覺得可憐他、便道我也不殺你、銀子也還你不成、我有道理、我昨晚劫得一隻客船、不想都是打網的苧蔴、且是不少、我要他沒用、我取了你銀子、把這些與你做本錢去、也勾相當了、王生出於望外、稱謝不盡、那夥

人便把苧蔴亂拋過船來、王生與船家慌忙併疊、不及細看、約莫有二三百綑之數、強盜拋完了苧蔴、已自胡哨一聲、轉船去了、船家認着江中小港門、依舊把船移進宿了、候天大明、王生道、這也是有人心的強盜、料道這些苧蔴、也有差不多千金了、他也是刼了去不好發脫、故此與我、我如今就是這樣發行去、賣有人認出、反爲不美、不如且載回家、打過了、細改了樣式、再去別處貨賣、麼仍舊把船開江、下水船快、不多時到了京口閘、一路到家、見過嬸嬸、又把上項事一一說了、楊氏道、雖沒了銀子、換了偌多苧蔴來、

也不爲大虧、便打開一綑來看、只見一層一層解到裡邊、細心中一塊硬的、纏束甚緊、細細解開、乃是幾層綿紙、包着成錠的白金、隨開第二綑、綑綑皆同、一船苧蔴共有五千兩有餘、乃是久慣大客商江行防盜、假意貨苧蔴、暗藏在綑內、瞞人眼目的、誰知被強盜不問好歹、劫來今日却富了王生、那時楊氏與王生叫聲慚愧、雖然受了兩三番驚恐、却不自地得此橫財、比本錢加倍了、不勝之喜、自此以後、出去營運、遭遭順利、不上數年、遂成大富之家、這个雖是王生之福、却是難得這大王一點慈心、可見強盜中未嘗

沒有好人如今再說一个也是蘇州人只因無心之中結得一个好漢後來以此起家又得夫妻團會有詩爲証

說時俠氣凌霄漢　聽罷奇文冠古今
若得世人皆仗義　貪泉自可表清心

却說景泰年間蘇州府吳江縣有个商民複姓歐陽媽媽是本府崇明縣曾氏生下一女一兒兒年十六歲未婚那女兒二十歲了雖是小戶人家到也生得有些姿色就贅本村陳大郎爲壻家道不富不貧在門前開小小的一片雜貨店鋪往來交易陳大郎和

小舅兩人管理他們翁婿夫妻郎舅之間你敬我愛做生意過日忽遇寒冬天道陳大郎往蘇州發些貨物在街上行走只見紛紛洋洋下着國家祥瑞古人有詩說得好道是

盡道豐年瑞　豐年瑞若何
長安有貧者　宜瑞不宜多

那陳大郎冒雪而行正要尋一个酒店沽酒燒寒忽見遠遠地一个人走將來你道是怎生模樣但見

一身上緊穿着一領青服腰間緊懸着一把鋼刀形狀帶些威雄面孔更無細肉兩頰無髯不亦悅邊

身都是德轄如

那个人生得身長七尺膀闊三停大大一个面龐大半被長鬚遮了可煞作怪沒有鬚的所在又多有毛長寸許剩却眼睛外把一个嘴臉遮得縫地也無了正合着古人笑話髭鬚不仁侵擾乎其旁而不已於是面之所餘無幾陳大郎見了吃了一驚心中想道這人好生古怪只不知喫飯時如何處置這些鬍鬚露得个口出來又想道我有道理拚得費錢把銀子請他到酒店中一坐便看出他的行動來了他也只是見他異樣要作个耍連忙躬身向前唱喏那人還

陳大郎元自不一丟

豪爽

藉不迭。陳大郎道。小可欲邀老丈酒樓小敘一敘。那人是个遠來的。況兼落雪天氣。又飢又寒。聽見說了。喜逐顏開。連忙道。素昧平生。何勞厚意。陳大郎攙个鬼道。小可見老丈骨格非凡。必是豪傑。故扳一話。那人道。此是不當了。裡如此說。却不推辭。兩人一同上酒樓來。陳大郎便問酒保打了幾角酒。回了一腿羊肉。又擺上些雞魚肉菜之類。陳大郎正要看他動口。就舉杯來相勸。只見那人接了酒盞。放在棹上。向衣袖取出一對小小的銀札鈎來。掛在兩耳。將鬚毛分開札起。拔刀切肉。恣其飲噉。又嫌杯小。問酒保討个

大碗連喫了幾壺然後討飯飯到又喫了十來碗陳大郎看得呆了那人起身拱手道多謝兄長厚情願聞姓名鄉貫陳大郎道在下姓陳名某本府吳江縣人那人一一記了陳大郎也求他姓名他不肯還箇明白只說我姓烏浙江人他日兄長有事到敝省或者可以相會承兄盛德必當奉報不敢有忘陳大郎連稱不敢當下算還酒錢那人千恩萬謝出門作別自去了陳大郎也只道是偶然的說話那裡認真歸來對家中人說了也有信他的也有疑他說謊的俱各笑了一場不在話下又過了兩年有餘陳大郎只

為做親了數年、並不曾生得男女、夫妻兩箇發心要往南海普陀落迦山觀音大士處、燒香求子、商在商量未決、忽一日歐公有事出去了、只見外邊有一个人走進來叫道、老歐在家麼、陳大郎聽說、欲出來答應、却是崇明縣的褚敬橋、施禮罷、便問令岳在家否、陳大郎道、少出、褚敬橋道、令親外太媽陳氏、身體違和、特地叫我寄信、請你令岳母相伴幾時、大郎聞言、便進來說與曾氏知道、曾氏道、我去便要去、只是你岳父不在、眼下不得脫身、便叫過女兒兒子分付道、外婆有病、你姊弟兩人、可到崇明去伏侍幾月、待你

父親歸家、我就來換你們便了、當下商議已定、便留褚敬橋喫了午飯、央他先去回覆、又過了兩日、姊弟二人收拾停當、叫下一隻艍船起行、那曾氏又分付道、與我上覆外婆、須要寬心調理、可說我也就要來的、雖則不多日、路你兩人年小、各要小心、二人領諾、自望崇明去了、只因此一去、有分教

誰知年少不宜便如此輕出

綠林此日逢嬌冶、紅粉從今歷險危、

却說陳大郎、自從妻舅去後、十日有餘、陝公已自歸來、只見崇明又央人寄信來、說道前日褚敬橋回覆道、教外甥們就來、如何至今不見、那陝公夫妻和陳

大郎都喫了一大驚，便道：去已十日了，怎麼不見將信約？道何曾見半个影來？你令岳母到也好了，只是令愛、令郎是甚緣故？陳大郎忙去尋那載去的船家，問他。船家道：到了海灘邊，船進去不得，你家小官人與小娘子說道上岸去路不多遠，我們認得的，你自去罷。此時天色將晚，兩个慌慌走了去，我自撑船回了。如何不見？那欵公急得無計可施，便對媽媽道：我在此看家，你可到安探望丈母，就訪訪消息歸來。他每兩個心中慌得無措，聽得說了，便一刻也遲不得，急忙備了行李，僱了船隻，第二日早早到了崇明，

無辭可荅不覺發怒

相見了陸氏媽媽、問起緣由、纔知病體已漸痊可、只是外甥兒女、毫不知些蹤跡。那曾氏便是心肝肉的放聲大哭起來。陸氏及隣舍婦女們驚來問信的、也不知陪了多少眼淚。陳大郎是個性急的人、敲檯拍發的怒道、我曉得、都是那豬敬橋替甚麼鳥信、是他趁殺打劫、用計拐去了、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忿氣走到豬家、那豬敬橋還不知甚麼緣由、劈面撞着、正要問個來歷、被他劈胸揪住、喊道、還我人來、還我人來、就要扯他到官、此時已鬧動街坊人、齊擁來看、那豬敬橋面如土色、嚷道、有何得罪、也須說個明白、大郎

道你還要白賴我好好的在家裡你寄甚麼信把我妻子舅子拐在那裏去了褚敬橋拍着胸膛道真是寃天屈地要好成歉吾好意為你寄信你妻子自不曾到今日這話却不是禍從天上來人都道我妻舅巳自來十日了怎不見到敬橋道可又來我到你家寄信時今日算來十二日了次日傍晚到得這里以後並不曾出門此時你家妻舅還在家未動身我在何時拐騙如今四隣八舍都是証見若是我十日內曾出門到那裡這便都筭是我的緣故衆人都道那有這事這不撞着拐子就撞着強盜了不可寃屈了

平人陳大郎情知不閑他事只得放了手忍氣吞聲跑回曾家就在崇明縣進了狀詞又到蘇州府進了狀詞批發本縣捕衙緝訪又各處粉墻上貼了招子許出賞銀二十兩又尋着原載去的船家也拉他到巡捕處討了个保押出挨查仍舊到崇明與曾氏共住了二十餘日並無消息不覺的殘冬將盡新歲又來兩人只得回到家中歐公巳知上項事了三人哭做一堆自不必說别人家多歡歡喜喜過年獨有他家煩煩惱惱一个正月又匆匆的過了不覺又是二月初頭依先沒有一些影響陳大郎猛然想着道去

年要到普陀進香只為要求兒女如今不想連兒女的舟船都不見了我直如此命蹇今月十九日是觀音菩薩生日何不到彼進香還願一來祈求的觀音報應二來有些浙江景致消遣悶懷就便做些買賣算計已定對丈人說過託店舖與他管了收拾行李取路望杭州來過了杭州錢塘江下了海船到普陀上岸三步一拜拜到大士殿前焚香頂禮已過就將分離之事通誠了一番重復叩頭道弟子虔誠拜禱伏望菩薩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使夫妻再得相見拜罷下山就泊在旅邸宿歇睡夢中見觀音

菩薩口授四句詩道

合浦珠還自有時、驚危日下且安之、

姑蘇一飯酬須重、人海茫茫信可期

陳大郎嘿然驚覺、一字不忘、他雖不甚精通文理、這幾句却也解得、嘆口氣道、菩薩果然靈感、依他說話、相逢似有可望、但只看如此光景、那得能勾、心下把快那一飯的事、早已不記得了、清早起來、開船歸家、行不得數里、海面忽地起一陣颶風、吹得天昏地暗、連東西南北都不見了、舟人牢把船梢、任風飄去、須臾之間、飄到一个島邊、早已風恬日朗、那島上有小

嘍囉數百、正在那里使鎗弄棒、此節倫緊、一見有湖船飄到、正是老鼠在猫口邊過、如何不喫、便一擁的都搶下船來、將一船人身邊銀兩行李盡數搜出。那多是燒香客人、所有不多、不滿衆意、提起刀來嚇他、要殺。陳大郎情急了、大叫好漢饒命。那些嘍囉聽得是東路聲音、便問道、你是那里人。陳大郎戰兢兢道、小人是蘇州人。嘍囉們便說道、既如此、且綁到大王面前發落、不可便殺。因此連衆人都饒了、齊齊綁到張義廳來。陳大郎此時也不知是何主意、總之這條性命一大半是閻家的了。閉着淚眼口裡只念救苦

冒觸真
遇飲着
了

救難觀世音菩薩只見那廳上一个大王慢慢地露下廳來將大郎細看了一看大驚道元來是吾故人到此快放了綁陳大郎聽得此話纔敢偷眼看那大王時節正是那兩年前遇着多鬚多毛酒樓上請他喫飯這个人嘍囉隨鬆解脫綑索大王便扯一把交椅過來推他坐了納頭便拜道小孩兒無不知進退誤犯仁兄望乞恕罪陳大郎還禮不迭說道小人觸冒山寨理合就戮敢有他言大王道仁兄恁如此說小可感仁兄雪中一飯之恩于心不忘屢次要來探訪仁兄只因山寨弥多事不便日前曾分付孩兒們

大胆也 [illegible] 矣

凡遇蘇州客商不可輕殺今日得遇仁兄天假之緣也陳大郎道既蒙壯士不棄小人時乞將同行衆人包裹行李見還早回家鄉誓當銜環結草大王道李晉畫得薄情仁兄如何就去况且有一事要與仁兄慢講回頭分付小婁儸寬了衆人的綁還了行李貨物先放還鄉衆人歡天喜地分明是鬼門關上放將轉來把頭似搗蒜的一般拜謝了大王又謝了陳大郎只恨爹娘少生了兩隻腳如飛的跚船去了大王便叫擺設與陳大郎壓驚須臾齊備擺上廳來那酒餚內山珍海錯也有人肝人腦也有大王定席之後

豈知只是要有僥吃飯緣

飲了數杯陳大郎開口問道前日倉卒有慢不曾備細請教得兆士大名伏乞詳示大王道小可生在海邊姓烏名友少小就有些膂力衆人推我為草標主此島因見我鬍毛太多稱我做烏將軍前日出遊道到崇明縣得遊貴府與仁兄相會小可不是餔啜之徒感仁兄一飯蓋因我輩錢財輕意氣重仁兄若非塵埃之中深知小可一個素不相識之人如何肯欣然款納所謂士為知己者死仁兄果我之知己耳大郎聞言又驚又喜心裏想道好僥倖也若非前日一飯今日連性命也難保又飲了數杯大王開言道斷

問仁兄宅上有多少人口大郎道只有岳父母妻子小舅並無他人大王道如今各平安否大郎下淚道不敢相瞞舊歲荊妻妻弟一同往崇明探親途中有失至今不知下落大王道既是這等尊嫂定是尋不出了小可這里有个婦女也是貴鄉人年貌與兄正當小可欲將他來奉仁兄箕箒意下如何大郎恐怕觸了大王之怒不敢推辭大王便大喊道請將來請將來只見一男一女走到廳上大郎定睛看時元來不是別人正是妻子與小舅禁不住相持痛哭了一場大王便教擺了筵席三人坐了客位大王坐了主

位說道仁兄知尊嫂在此之故否舊歲冬間孩兒嫁往崇明海岸無人處做些細商道路見一男一女傍晚同行拿着前來小可問他根由知是仁兄宅眷船令各館別室不敢相輕于今兩月有餘急忙里無个緣便心中想道只要得遇仁兄一見便可用小力送還今日不期而遇天使然也三人感謝不盡那妻子與小舅私對陳大郎說道那日在海灘上望得見外婆家了打發了來船姊弟正走間遇見一夥人綁縛將來道是性命休矣不想一見大王查問來歷我等一一實對便把我們另眼相看我們也不知其故今

日見說却記得你前年間曾去蘇州所遇果非虛訪

了。陳大郎又想道、好僥倖也、前日若非一飯、今日連

妻子也難保、酒罷起身、陳大郎道、妻父母望眼將穿

既蒙壯士厚恩、完聚得早、還家爲幸、大王道、既然、其

明日送行、當夜送大郎夫婦在一个所在、送小舅在

一个所在、各歇宿了、次日又治酒相餞、三口拜謝了

要行、大王又教僕備托出黃金三百兩、白金一千兩

彩段貨物在外不計其數、陳大郎推辭了幾番道、重

承厚賜、隻身難以將歸、大王道、自當相送、大郎只得

拜受了、大王道、自此終年當一至、大郎應允、大王相

送出島邊傳與他們已自備船相等他三人歡歡喜喜別了登舟那海中是神人出沒的所在那甚風濤險阻只兩日竟由海道中送到崇明上岸海船自去了他三人竟走至外婆家來見了外婆說了緣故老人家肉天肉地的叫歡喜無極陳大郎又叫了一隻船三人一同到家歐公歐媽見兒女女婿都來是道是睡里夢里大郎便將前情告訴了一遍各各悲歡了一場歐公道此果是島將軍義氣然若不遇颶風何緣得到島中普陀大士真是感應大師又說着大士夢中四句詩舉家嘆異從此大郎夫妻年年到普陀

進香都是烏將軍差人從海道迎送每番多則千金少則數百必致重賀而返陳大郎也年年往他州外府覓些奇珍異物奉承烏將軍又必加倍相答遂做了吳中巨富之家乃一飯之報也後人有詩贊曰

勝淚曾貽一飯金　誰知剩益有情深
世間每說奇男子　何必儒林勝綠林

此等話可是人要想翻什

拍案驚奇卷第九

宣徽院仕女鞦韆會　清安寺夫婦笑啼緣

詩曰

聞說氤氳使、專司夙世緣、
豈徒生作合、慣令死重還、
順局不成幻。逆施方見權。
小兒稱造化、於此信其然、

話說人世婚姻前定，難以强求，不該是姻緣的，隨你用盡機謀，壞盡心術，到底沒收場，及至該是姻緣的，雖是被人扳障，受人離間，却又散的弄出合來，死的弄出活來，從來傳奇小說上邊，如倩女離魂，活的弄。

出魂去成了夫妻，如崔護渴漿的。弄轉魂來成了夫妻，奇奇怪怪，難以盡述。只如太平廣記上邊說有一個劉氏子，少年任俠，膂氣過人，好的是張弓挾矢，馳馬試劍，飛觴蹴踘諸事。交遊的人，總是些劍客博徒、殺人不償命的，全賴子弟。一日遊楚中，那楚俗習尚正與相合，就有那一班兒意氣相投的人，成羣聚黨，如兄若弟往來。有人對他說道：鄰人王氏女美貌當今無比。劉氏子就央座中人爲媒，去求聘他。那王家道雖然此人少年英勇，却聞得行徑古怪，有些不務實，恐怕後來惹出事端，悞了女兒終身，堅執不肯，

細妹在此

那女兒久聞得此人英風義氣到有幾分慕他只礙着爹娘做主無可奈何那媒人回覆了劉氏子劉氏子是個猛烈漢子道不肯便罷大丈夫怕沒有好妻愁他則甚一些不放在心上又到別處閒遊了幾年其間也就說過幾家親事高不湊低不就一家也不曾成得仍舊到楚中來那鄰人王氏女雖然未嫁已許下人了劉氏子聞知也不在心上這些舊時朋友見劉氏子來了都來訪他仍舊聯肩疊背日裏合圍打獵獵得些獐鹿雉兎晚間就烹炮起來成羣飲酒沒有三四鼓不肯休歇一日打獵歸來在郭外十餘

豪華可想

里一個林子裏下馬步憩只見樹木陰慘境界荒涼有六七個土堆多是雨淋泥落屍棺半露也有棺木毀壞屍骸盡見的衆人看了道此等地面雖是日間若是夜晚獨行豈不怕人劉氏子道大丈夫神欽鬼伏就是黑夜有何怕懼你看我今日夜間偏要到此處走一遭衆人道劉兄雖然有膽氣怕不能如此劉氏子道你看我今夜便是衆人道以何物為信劉氏子就在古墓上取墓磚一塊題起筆來把同來衆人名字多寫在上面說道我今帶了此磚去到夜間我獨自送將來指着一個棺木還放在此棺上明日來

看便是我送不來我輸東道請你衆位我輸了來你衆位輸東道請我見放着碑上名字挨各派分不的少了一個衆人都笑道使得使得說罷只聽得天上隱隱雷響一齊上馬回到劉氏子下處又將射獵所得烹宰飲酒霎時間雷雨大作幾個霹靂震得屋宇都是動的衆人戲劉氏子道劉兄日間所言此時怕鐵好漢也不敢去劉氏子道說那裏話你看我雨畧住就走果然陣頭過雨小了劉氏持了日間墓碑出門就走衆人都笑道你看他那裏演帳演帳回來搗鬼我們且落得喫酒果然劉氏子使着酒性一口氣

走到日間所歇墓邊，笑道：「你看這般懦夫，不知有何懼怕，便遊到這里來不得？」此時雷雨已息，露出星光微明，正要將磚放在棺上，只見棺上有一件東西，蹲踞在上面。劉氏子摸了一摸，道：「奇怪！是甚物件？」暗中手捻捻看，却像是個衣衾之類，裹着甚東西，兩手合抱將來，約有七八十觔重。笑道：「不拘是甚物件，且等我背了他去，與他們看看，等他們就曉得，省得直到明日纔信。」他自恃膂力，要嚇這班人，便把磚放了，一手拖來，背在背上，大踏步便走。到得家來，已是半夜，衆人還在那裏呼盧喝六的喫酒，聽得外邊脚步響

聽得劉氏子已歸恰像負着重東西走的乍乍疑惑

聞門開處劉氏子直到燈前放下背上所負在地燈下一看却是一個簇新衣服的女人死屍可也奇怪挺然卓立更不僵仆一座之人猛然擡頭見了個個驚得屁滾尿流有的逃躲不及劉氏子將把燈細細照看死屍面孔只見臉上脂粉新施形容甚美只是雙眸緊閉口中無氣正不知是甚麼緣故衆人都懷懼怕道劉兄惡取笑不當人子怎麼把一個死人背在家裏來嚇人快快仍背了出去劉氏子大笑道此乃吾妻也我今夜還要與他同衾共枕怎麼捨得負

頑皮賴亦無極

奇事

了出去就罷就裸起雙袖一抱抱將上床來與他做了一頭口對了口果然做一被睡下了他也只要在衆人面前賣弄膽壯故意如此做作衆人又怕又笑說道好無賴賊直如此大膽不怕拚得輸東道與你罷了何必做出此滲瀨勾當劉氏子憑衆人自說只是不理自睡了衆人散去劉氏子與女屍睡到了四鼓那死屍得了生人之氣口鼻裏漸漸有起氣來劉氏子駭異忙把手摸他心頭卻是溫溫的劉氏子道慙愧敢怕還活轉來正在疑慮間那女人四肢已自動了劉氏子越吐着熱氣接他果然翻個身掙將起

更趣

來道這是那里我那在此劉氏子問其姓名只是含羞不說須臾之間天大明了只見昨夜同床這个人有幾個走來道昨夜女屍在那裏元來有這樣異事劉氏子且把被遮着女人問道有何異事那些人道元來昨夜鄰人王氏之女嫁人梳妝已畢正要上轎忽然急心疼死了未及殯殮（亦奇屍也有見乎事）只聽得一聲雷響不見了屍首至今無尋處昨夜見背來死屍敢怕就是劉氏子大笑道我背來是活人何曾是死屍衆人道又來調喉劉氏子扯開被與衆人看時果然是一個活人衆人道又來奇怪因問道小娘子誰氏之家那女

三笑皆有要趣

幸逢所也

子見人多了便說出話來道奴是此間王家女因爲夜一個頭暈跌倒在此不知何緣在此劉氏子又大笑道我昨夜元說道是吾妻今說將來便是我昔年求聘的了我何曾許議衆人都笑將他來道想是前世姻緣我等當爲撮合此話傳開出去不多時王氏父母都來了看見女兒是活的又驚又喜那女兒跪得就是前日求親的劉生便對父母說道兒身已死還魂轉來却遇劉生昨夜雖然是個死屍已與他同寢半夜也難另嫁別人了爹媽做主則個衆人都攛掇道此是天意不可有違王氏父母遂把女兒招了

劉氏子爲婿後來偕老可見天意有定如此作合擬若這夜不是暴死大雷王氏女已是別家媳婦了又非劉氏子說謊作戲就是因雷失屍也有何涉只因是夙世前緣故此奇奇怪怪顛之倒之有此等異事這是個父母不肯許的又有一個父母許了又悔的也弄得死了活轉來一念堅貞終成夫婦留下一段佳話名曰鞦韆會記正是

精誠所至　金石爲開
貞心不寐　死後重諧

這本話乃是元朝大德年間的事那朝有個宣徽院

使、叫做孛羅是個色目人、乃故相齊國公之子、生自相門、窮極富貴、第宅宏麗、莫與爲比、却又讀書能文、敬禮賢士、一時公卿間、多稱誦他好處、他家住在海子橋西、與僉判奄都刺經歷東平王榮甫、三家相聯、通家往來、宣徽私居後、有花園一所、名曰杏園、取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之意、那杏園中花卉之奇、亭榭之好、諸貴人家所不能仰望、每年春、宣徽諸妹諸女、邀院判經歷兩家宅眷、於園中設秋韆之戲、盛陳飲宴、歡笑竟日、各家亦隔一日、設宴還答、自二月末、至清明後方罷、謂之秋韆會、于時有個樞

密院同僉帖木兒不花的公子叫做拜住騎馬在花園墻外走過只聞得墻內笑聲在馬上欠身一望正見墻內鞦韆競就歡鬨方濃遥望諸女都是絕色拜住勒住了馬潛身在柳陰中恣意偷覷不覺多時那管門的老園公聽見墻外有馬鈴響走出來看只見這一個騎馬郎君呆呆地對墻裏覷着園公認得是同僉公子走報宣徽宣徽急叫人趕出來那拜住纔擡見園公時曉得有人知覺恐怕不雅已自打上一鞭去得遠了拜住歸家來對着母親說此事盛道宣徽諸女個個絕色母親解意便道你我正是門當戶

對只消道媒求親自然應允何必埊空羨慕就央個媒婆到宜嶶家來說親宜嶶笑道莫非是前日騎馬看鞦韆的吾正要擇婿教他到吾家來看看才貌若果好便當許親媒婆歸報同僉同僉大喜便叫拜住盛飾儀服到宜嶶家來宜嶶相見已畢看他丰神俊美心裏已有幾分喜歡但未知內蘊才學如何思量試他遂對拜住道足下喜看鞦韆何不以此為題賦菩薩蠻一調老夫要請教則個拜住請筆硯出來揮而就詞曰

紅繩畫板柔荑指東風燕子雙雙起誇俊要爭高

更將裙繫牢、牙床和困擁一自金釵墜、推枕起

來遲紗窗月上時、

宣徽見他才思敏捷、韻句鏗鏘、心下大喜、分付安排盛席款待、筵席完備、待拜住以子婿之禮、送他側首坐下、自已坐了主席、飲酒中間、宣徽想道、適間詠鞦韆詞、雖是流麗、然或者是那日看過鞦韆、便已有此題詠、今日偶合着題目的、不然、如何恁般來得快、真個七步之才、也不過如此、待我再試他一試看、恰好聽得樹上黃鶯巧囀、就對拜住道、老夫再欲求教、將滿江紅詞賦鶯一首、幸不吝珠玉、意下如何、拜住領

命即席賦成。拂拭剡藤，揮灑晉字，呈上宣撫。詞曰：

嫩日舒晴，韶光艷，碧天新霽。正桃腮半吐，鶯聲初試。孤枕乍聞弦索悄，曲屏時聽笙簧細。愛綿蠻柔舌，韻東風，愈嬌媚。　幽夢醒，閑愁泥。殘杏褪，重門閉。巧音芳韻，十分流麗。入柳穿花來又去，欲求好友眞無計。望上林，何日得雙棲，心迢遞。

宣徽看見詞翰兩工，心下已喜，及讀到末句，曉得是見景生情，暗藏着求婚之意，不覺拍案大叫道：「好佳作！眞吾壻也！老夫第三夫人有個小女，名喚速哥失里，堪配君子，待老夫喚出相見則個。」就傳雲板請三

此却更更俗矣

真是天秦要看得緊

夫人與小姐上堂當下拜住拜見了岳母又與小姐速哥失里相見了正是獃鬆命裏女伴中最艷色者拜住不敢十分擡頭已自看得較切不比前日牆外影響心中喜樂不可名狀相見罷夫人同小姐同步却說內宅女眷聞得堂上請夫人小姐特瞧得是看中了女婿別位小姐都在門背後縫裏張看見拜住一表非俗個個稱羨見速哥失里進來私下與他稱喜道可謂門闌多喜氣女壻近乘龍也合家讚美不置拜住謝了宣徽回到家中與父母說知就擇吉日行聘禮物之多詞翰之雅喧傳都下以爲盛事

誰知好事多磨，風雲不測，臺諫官員看見同僉富貴豪宕，上本參論他賍私。奉聖旨發下西臺御史勘問，免不得收下監中。那同僉是個受用的人，怎喫得牢獄之苦？不多幾日，生起病來。元來元朝大臣在獄有病，例許題請釋放。同僉幸得脫獄，歸家調治，却病得重了，百藥無効，不上十日，嗚呼哀哉。舉家號痛。誰知這病是惹的牢瘟，同僉既死，闔門染了此症，沒幾日就斷送一個，一月之內，弄個盡絕，止剩得拜住一個不死，却又被西臺追賍入官，家業不勾賠償，真個轉眼間冰消瓦解，家破人亡。宣徽好生不忍，心裏要收

昔日以爲私幸今日以爲下着

好個女兒有此立心只難足矣

留拜住同家成親教他讀書以圖出身與三夫人商議那三夫人是個女流之輩只曉得炎凉世態那里管甚麼大道理心裏佛然不悅元來宣徽別房雖多惟有三夫人是他最寵愛的家裏事務都是他主持所以前日看上拜住就只把他的女兒許了也是好勝處今日見別人的女兒多與了富貴之家反是他女壻家裏淵替了好生不伏氣一心要悔這頭親事便與女兒速哥失里說知速哥失里不肯哭諫母親道結親結義一與訂盟終不可改兒見諸姊妹家榮盛心裏豈不羡慕但寸絲為定鬼神難欺豈可因他

貧賤便想悔賴前言并人所爲兒誓死不敢從命宣徽雖也道女兒之言有理怎當得三夫人撒嬌撒癡把宣徽的耳朶捉了轉來那裏管女兒肯不肯別許了平章濶濶出之于僧家奴拜住雖然鬧得這事心中懊惱自知失勢不敢相爭那平章家擇日下聘比前番同僉之禮更覺隆盛三夫人道爭得氣來心下方纔快活只見平章家揀下吉期花轎到門速哥失里不肯上轎衆夫人衆姊妹各來相勸速哥失里大哭一塲含着淚眼勉强上轎到得平章家裏儐相念了詩賦啓請新人出轎伴娘關簾等待再三不見擡

貞梅生死何益呼呼

身攢頭轎內看時叫聲苦也元來速哥失里在轎中偷解褁脚紗帶縊頸而死已此絕氣了慌忙報與平章速平章沒做道理處叫人去報荳擻那三夫人見說兒天兒地哭將起來急忙叫人追轎囘來急解脚纏將薑湯灌下去牙關緊閉眼見得不醒三夫人哭得昏暈了數次無可奈何只得買了一副重價的棺木盡將平日房奩首飾珠玉及兩番夫家聘物盡情納在棺內入殮將棺木暫寄清安寺中且說拜住在家聞得此變情知小姐爲彼而死曉得柩寄清安寺中要去哭他一番是夜來到寺中見了棺柩不覺傷

心、撫膺大慟、真是哭得三生、諸佛、都、垂、淚。滿、房、禪、侶盡長吁。哭罷、將雙手扣棺道、小姐陰靈不遠、拜住在此。只聽得棺內低低應道、快開了棺、我已活了、拜住聽得明白、欲要開時、將棺木四圍一看、漆釘牢固、難以動手、乃對本房主僧說道、棺中小姐、元是我妻、屈死、今棺中說道已活、我欲開棺、獨自一人、難以着力、須求師父們幫助、俗道此宜徽院小姐之棺、誰敢私開、開棺者須有罪、拜住道、開棺之罪、我一力當之、不致相累。況且暮夜無人知覺、若小姐果活了、放了出來、棺中所有、當與師輩共分、若是不活也、等我見他

一面仍舊蓋上誰人知道那些僧人見說共分所有他曉得棺中隨殮之物甚厚也起了利心亦且拜住與頭時與這些僧人也是門徒施主不好違拗便將一把斧頭把棺蓋撬將開來只將劃然一聲棺蓋開處速哥失里便在棺內坐了起來見了拜住彼此喜極拜住便說道小姐再生之慶果是真數也虧得寺僧功力開棺小姐便脫下手上金釧一對及頭上首飾一半謝了僧人剩下的還直數萬兩拜住與小姐商議道本該報官發得知只是恐怕有變而今身邊有財物不如瞞着逃去只央寺僧買些漆來把棺木

仍舊漆好不說出來神不知鬼不覺此爲上策寺僧受了重賄無有不依照舊把棺木漆得光淨牢固並不露一些風聲拜住遂挈了速哥失里走到上都尋房居住那時身邊豐厚拜住又尋了一館教着蒙古生數人復有月俸家道從容儘可過日夫妻兩个你恩我愛不覺已過一年也無人曉得他的事也無人曉得甚麼宣徽之女同僉之子却說宣徽自喪女後心下不快也不去問拜住下落好些時不見了他只說是流離顛沛連存亡不可保了一日旨意下來拜宣徽做開平尹宣徽帶了家眷赴任那府中事體煩

推宣教要請一个館客做記室代筆札之勞爭奈上都是个極非夷方那裏尋得个儒生出來訪有多月有人對宣徽道近有个士人自大都挈家寓此也是个色目人設帳民間極有學問府君若要覓西賓只有此人可以充得宣徽大喜差个人拿帖去快請了來拜住看見了名帖心知正是宣徽於對小姐說知了穿着整齊前來相見宣徽看見認得是拜住喫了一驚想道我幾時不見了他道是流落死亡了如何得衣服齊楚容色充盛如此不覺追念女兒有些傷感起來便對拜住道昔年有負足下反累愛女身亡

原難信

慙恨無極今足下何因在此曾有親事未曾拜住道重蒙垂念足見厚情小婿不敢相瞞令愛不亡見今在此宣徽大驚道那有此話小女當日自縊今屍棺見寄清安寺中那得有个活的在此間拜住道令愛小姐與小婿實是夙緣未絕得以重生今見在寓所可以即來相見豈敢有誑宣徽忙走進去與三夫人說了大家不信拜住又叫人去對小姐說了一乘轎竟擡入府衙裏來驚得合家人都上前來爭着看果然是速哥失里那宣徽與三夫人不管是人是鬼且抱着頭哭做了一團哭罷定睛再看看去身上穿戴的

讀書人何異如此

還是險時之物行步有影衣衫有縫言語有聲料想眞是个活人了那三夫人道我的兒就是鬼我也捨不得放你了只有宣嶽是个讀書人見識終是不信疑心道此是屈死之鬼所以假托人形幻惑年少卩（老亦有之）襄筆不說破那暗地使人到大都清安寺問僧家的緣故僧家初時抵賴後見來人說道已自相逢厮認了纔把眞心話一一說知來人不肯便信僧家把棺木撬開與他看只見是个空棺一無所有回來報知宣嶽道此情是實宣嶽道此乃宿世前緣也難得小姐一念不移所以有此異事早知如此只該當初豚

我說收養了女婿怎見得有此多般三夫人見說自覺沒趣懊悔無極把女婿越看待得親熱竟贅他在家中終身後來速哥失里與拜住生了三子長子教化仕至遼陽等處行中省左丞次子忙古歹幼子黑厮俱爲內怯薛帶御器械教化與忙古歹先死黑厮直做到樞密院使天兵至燕元順帝御清寧殿集三宮皇后太子同議避兵黑厮與丞相失列門哭諫道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當以死守順帝不聽夜半開建德門遁去黑厮隨入沙漠不知所終

平章府轎擡死女　清安寺漆整空棺

若不是生前分定、幾曾有死後重歡